

建立正確的修學觀念和態度      蔡禮旭老師主講      （第一集）  
2016/11/15      中國      檔名：55-118-0001

諸位家人，大家早上吉祥！阿彌陀佛。

我們這兩天跟大家一起交流的題目「以師志為己志」。《了凡四訓》當中提到「人之有志，如樹之有根」。我們立了志，修學就有方向、有目標。那有志還要有行，就像阿彌陀佛發了四十八願，發完願，每一願他都得要完全去落實，他才能成就圓滿的國土、圓滿的西方極樂世界。

所以《無量壽經》當中有一品是很重要的，「積功累德第八」，他怎麼修行之後才能成就國土。佛門說的，「依報隨著正報轉」。正報是他的心，依報是他所處的環境。所以有這麼殊勝的西方極樂世界，根源在四十八願完全落實了。

而佛門常講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，依報隨著正報轉，我們相信嗎？那這個信就會很有力量。相信依報隨著正報轉，從此以後不會再向外去指責、去攀求了。因為一切外相都是自己的心變現的，那就會從根本來轉變起，我們的心轉了，境界就跟著轉。所以體會到依報隨著正報轉，這個修學就很正確了，是內學、向內求，所以佛門叫內學，不是向內的變成外道了。那像我們當前事實上就可以體會依報隨著正報轉，我想很多學長學習傳統文化過程，可能本來家庭不是很和睦，但是學了之後，從他自己改變起，我也有聽到有學長他自己改變了，連父母離異都受到他的感動最後復合了。包含他所在的鄰里鄉黨看到他的轉變，都對他刮目相看，也開始對傳統文化有興趣。你看他的家庭跟他的故鄉是不是依報？也是隨著正報轉。

像這個時代災難是非常多的，但是共業當中有別業，雖然全世

界災難很多，但是哪一個地方人心善良，哪一個地方有真修行人，那個地方也不遭難。這都是我們眼前可以去觀察佛所講的這些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多觀察體會就深了。還是大家善根太厚了，從一開始學佛沒有起一個懷疑的念頭，說因為佛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，佛不會騙我們。看大家的表情都是一接觸就沒有絲毫懷疑，我有點講不下去了。大家善根比較厚，但是善於去觀察體會就深，因為道不遠人。佛法在哪？在當下，在眼前的境界，都能體會到！

你看今年的颱風特別多，這幾年颱風也很厲害。但是今年好幾次颱風都撲向福州的方向，結果快到的時候就轉向了，這個都不是偶然的。大家冷靜自己去觀察，因為福建現在整個佛教的一種學習還是比其他的地方盛，所以佛菩薩加持也給福建人信心。在座福建人請舉手一下，比例不少，等一下，我也得舉一下手。請放下。

當我們感覺到光榮的時候，接著還要加一個期許，假如光榮沒有期許，容易自我感覺良好。所以我們像以前在帶小朋友的時候，他表現得很好要給他肯定，接著還要給他期許，不然他會覺得我好像已經很好了。所以給我們福建的學長們，我們共同的期許，因為遇到這個大時代，明主在世，是整個正法復興的大好時機！正法能復興，必能轉變人心，帶來國家跟世界、人民的幸福。而福建在朱夫子那時候，他來到福建講了一句話，說「此地古稱佛國」，宋朝的時候。他來了很感動，甚至於他是大儒，他看到佛門在吃飯，幾百、上千人那個威儀讓他很震動。因為儒家本來是講禮儀三百、威儀三千，他到佛門來很佩服，佛門持戒精嚴，所以他感嘆說，「此地古稱佛國，滿街都是聖人」。所以福建應該是要成為佛法興盛的龍頭，剛剛舉手的人，OK？其他人是不是聖人我們不管，我們在這裡發願，以後我們一定是做表率。

所以當初禮旭記得有一次，都能體證這些道理，你說一個地區行善有這樣的感應，甚至於是一個真修行人都有這樣的感應。所以師父常講說，這裡有一個真念佛人，這個地方不遭難。你相信嗎？我們有時候一聽，真的還是假的？禮旭體會最深的就是當時在澳洲學習了五個月，當時澳洲剛好遇到百年旱災，非常嚴重，都沒下雨，森林自己就燒起來了，太陽光太大了自己燃起來了，有一些植物它是有油脂的。所以師父也指導我們在一方要感這方的國家恩，所以每個禮拜都做三時繫念迴向，希望化解這個旱災。

禮旭那個時候剛好去學習，每個禮拜都做三時繫念，（大家看得出來，我還去打那個三時繫念的那個，噹，那個叫鐺，不是磬，引磬是那個叮叮叮，我只是噹噹噹，我的級別還沒有到，那個維那層級比較高，）我還去練習，然後每一個禮拜都去參與三時繫念。很靈感，因為畢竟我們還是善心去做，每一次做完就有烏雲飄過來，然後滴了幾滴雨就沒了。禮旭當時體會上天還是很有感應、很慈悲，這滴幾滴雨的意思就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它也要隨喜一下。

結果因為那個時候師父上人已經常常參與聯合國的會議，所以禮旭記得那時候到韓國、到日本，到不少地方。所以反而禮旭跑到澳洲要去親近老法師，結果老法師很多時間都不在澳洲。這個時候不要執著，時時要安住自己的身心，該來的就會來。禮旭記得第一次跟師父見面是跑到新加坡去，是要去感謝師恩。結果一到，工作人員說師父出國了，他問我：你什麼時候離開？我說哪一天離開，他說師父在你離開前一天會回來。我就每天算日子，看能不能提早一下回來。結果真的到了，他們一傳消息說師父到機場了，要到居士林來。我也搞不清楚怎麼回事，眼淚就一直流，止都止不住，結果哭哭哭，突然有人說師父不來了。又不來了，怕師父太累不來了。

。他說明天按照慣例師父是不來的，把我的執著打破了。我終於知道我這次來的目的就是打破執著。

突然想起一個故事，就是佛陀從忉利天宮講完《地藏經》回到人間，有一個法師衝在最前面，然後他就說道，我是第一個見到佛陀的。佛陀告訴他：你不是第一個見到我的，須菩提是第一個見到我的。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」，他執著在相上的見。你真正心同佛、願同佛、行同佛，這個才是實質。其實當這一位法師他講說，我是最先見的，他講這句話要幹嘛？他要反思了，不然他怎麼見如來？他自己的心已經被名聞利養染著了！所以佛陀常常在一些事件當中，啟發弟子就是要破執著。包含佛在最後還講到，佛遺教三經其中有一個重點，原文禮旭不記得，意思就是說：弟子就在他的身邊，不能受持他的教誡，終不能得道，哪怕一輩子都跟著他；而有弟子離他千里之遠，奉行他的教誨，必能成就。你看這些教導都是讓我們破執著！

結果真的師父不來，我突然轉個念頭挺高興的，高興什麼？不要執著，「神光，不要太執著」。所以最後一天反正師父不來了，我已經放下這個執著，身心也很安定，趕快整理整理，該歸位什麼、該洗什麼，善始善終，不要給人家一個不好的一個表法，就在那整理東西，在廁所裡洗東西。那因為我每一天都去問，我盼奇蹟出現，每一天都去問師父回來沒有，所以整個辦公室的人大部分都認識我了。

那一天師父突然來了，所以好像有兩個人都跑到廁所找我：師父回來了。他們很慈悲，看我很想見去通知我。我就趕緊到辦公室見師父，一見也挺激動，我就趕快跪下去拜。師父說不拜不拜，我還是拜下去了。結果因為心裡想，要表達對師父的恩德，所以一拜完第二拜又拜下去，師父又說不拜不拜，然後我拜完師父又轉身要

坐了，要引我們坐，結果我第三拜又拜下去，師父又說不拜不拜。結果師父也給我們勉勵，完了之後旁邊的法師就說了：你呀，禮太過了，拜師父拜一拜，拜佛才拜三拜。我也很感謝他給我的教導，學到了拜師父拜一拜，拜佛才拜三拜。但是我心裡也很清楚，因為我是要補那個拜師，要補拜師，拜師要三跪九叩。所以他對，我也沒有錯，佛法是圓融的，我們不要常常在對錯裡面打轉，也不要太在乎別人怎麼看。為什麼？你自己的心自己清楚，更重要的你的心要用對就對了，更不能自欺去欺人就對了。

所以有時候很多境緣可能都不如我們當初的設想，但是不能去生煩惱，也不能去產生執著點，因為我們是堅信發了願佛菩薩安排，那應該什麼情況都是佛菩薩安排。師父剛好沒有來也是佛菩薩安排，不然我們嘴上講說相信佛菩薩安排，事實上在境界當中，該怎麼分別、該怎麼煩惱，還是依然故我，那這句話對我們就沒有受用了。

那禮旭對這一句是非常相信的，澳洲雖然去了，也本來想要辦居留，就在那裡十年好好修學，緣不成熟也不要強求。那時候有五個月也是很好的修學機會，這時候法師們講《無量壽經》、講《普賢行願品》、講《阿彌陀經要解》。禮旭修學這十幾年來，真正完整靜下來聽經就是那五個月。前面考老師、教書，好多事一天忙不完。從澳洲回來又帶班一學期，之後又到海口，到現在十幾年也是很忙。因緣都是一個接一個，挺有意思的。比方說你看人那個舉重，舉重選手拉起來，哎呀，我終於可以舉八十公斤了，是吧？他才起個念頭說，哎呀，終於可以舉八十公斤了，馬上八十五公斤就下來了。然後他好不容易把八十五公斤再撐穩了，九十公斤就下來了。這是禮旭自己的經歷，跟大家分享課程，我說，哇，我這一次居然講了五天，結果馬上十天的任務就來了。結果十天，我想哎呀

，我這一次居然講了十天，一個月的就來了。

但是大家放心，佛菩薩派的任務絕對不會把你壓扁的，都剛剛好把你的潛力給激發出來，所以這個才是佛菩薩的智慧。再來，我們還不行的時候，佛菩薩不會給我們派任務，為什麼？我們能力不行，願力不夠，派任務給我們，做到半路耍賴皮，我不幹了，還在地上不玩了。那佛菩薩這個時候怎麼辦，你又進不了、又退不了，那不是添亂嗎？所以佛菩薩不幹這個事情。我們真的不行，會安排讓我們好好學習進修，除非我們自己去攀緣，想做這個想做那個，「不究自心，但求外務」，就一直向外攀緣，「或好利養，或好名聞，或貪現世欲樂，或望未來果報，如是發心，名之為邪」。

其實佛菩薩往往派任務給誰？給那個安住當下敦倫盡分，全心全意盡本分的人。然後派給他任務他還不敢接受，為什麼？他覺得自己不夠，推呀、推呀，推到最後不得不做。怕自己不夠的人，他在心態上還有自知之明；拍胸脯，我沒問題，往往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斤兩，幾斤幾兩不知道了。所以有時候你愈不做愈讓你做，你愈想做愈不讓你做。

你看佛陀講經，你執著有，他就給你講空；你執著空，他就給你講有；你空有兩邊都不執著了，他就引你入中道了，連這個中道的念頭都得放下，真心一法不立，所以佛菩薩真的都是以種種方便來救度我們。

所以當時候我們做三時繫念都滴幾滴雨，結果老法師一回到澳洲，下好幾天大雨。我當下就體會到：功夫是差很多的！人有沒有修行這個看依報是非常非常明顯，但是不要難過，隨時要記住一句話，「勿自暴，勿自棄，聖與賢，可馴致」。禮旭是常常以所見所聞這些來鞭策自己。

你看大舜當時候在歷山耕田，人家大象來幫他耕耘，那個鳥還

來幫他插秧，有沒有？你看那個感召，孝德的感召。結果禮旭在廬江的時候，一出門經過一個小樹林（庭院），每一次我經過的時候所有的鳥都被我嚇跑了，我就想起舜王為什麼可以這樣？可能我過去肉吃太多，或者太浮躁，還有殺氣在，這依報都可以勘驗自己。

所以剛剛跟大家談到，其實一句經教都給我們很大的受用，依報隨著正報轉。我們時時用這一句來勘驗就很受用。時時我們不忘所發的願，師父的願就是我弟子的本分，也是我的願。

諸位家人，我們是彌陀的弟子，是吧？不是到西方極樂世界才是彌陀弟子，right

now，現在就是的，是吧？這個念頭就是不分別不執著。讓我往生西方以後，我才怎樣怎樣怎樣，那個都是分別執著。時空是真的嗎？哪有說我要當彌陀弟子，往生以後再當。當下就是。當下就要跟阿彌陀佛同心、同願、同德、同行，所以當下就要莊嚴佛淨土，就要莊嚴西方極樂世界，不是往生才莊嚴西方極樂世界。所以那個期許就不一樣，我是彌陀弟子，我現在要為人演說，處事待人接物都要做表率，幫阿彌陀佛招生，是吧？當下就是極樂，當下就是法眷屬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法眷，因為我跟阿彌陀佛同願，阿彌陀佛就是希望一切眾生一切皆成佛。所以我都要護念一切有緣的眾生，哪怕他現在不是信任我，我給他做表率我也在護念他。我每天給他迴向，希望他早聞佛法也是在護念他，都要有這樣跟阿彌陀佛同樣的心。所以我們在境界當中把分別執著看清楚，然後把它放下，看到自己的執著分別，把它打掉。

而且我們在境界當中，隨順經典教誨，不再隨順自己的執著、煩惱。那隨順經典，我們看到經典當中都告訴我們要發願，佛門四弘誓願就是一個修學的次第，因為這一節課是跟大家談建立修學正確的觀念、心態，就是建立正確的正知正見，指導我們修學，才不

會走偏。佛在三十七道品有講到八正道，第一個就是正見，第二個就是正思惟，所以我們正確的觀念、知見、態度非常重要。

四弘誓願第一就強調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這是發願了，發了願以後，更重要的從哪裡開始，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，這個時候就談到自己的修行了。「假令供養恆沙聖，不如堅勇求正覺」，這個經句也是告訴我們，要利他首先要什麼？成就自己，不然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。

所以我們看修學的基礎是三福，淨業三福。第一福人天福，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；第二福小乘，「受持三皈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」；第三是大乘，「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」。你看前面總共十個項目都是自利，要成就自己，最後一個「勸進行者」，利他。所以成就自己是最重要的一個基礎，才談得上能利益他人。這個是佛家修學次第，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你能夠以無量善法對治自己煩惱，又能夠協助眾生對治他的煩惱，你有種種的善巧方便，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這個是四弘誓願。

儒家也是告訴我們，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」，「明明德於天下」就是願。所以修學的目標在佛門講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；儒家講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，這個就是修學的目標。其實禮旭常常感嘆，真的是百千萬劫難遭遇，經教太難得遇到。你說我們還沒有讀經典以前，什麼是人生的價值，真的是沒有方向目標。可是你看經句一句就寫得清清楚楚了，什麼是人生價值？在明明德，「明明德」是恢復自己的本性。「明德」，明是智慧，德是德能。明明德，明德是本性，第一個明字就是恢復，你一恢復，你無量的智慧、德能、福報就自在可以享用了，何期自性就能生萬法。所以明明德就是自覺，成就自己；「在親



民」，覺他。你看儒家跟佛家講的一不一樣？完全一樣。「止於至善」就是明德、親民都做得圓滿了，叫止於至善。明明德，自覺；親民，覺他；止於至善，覺行圓滿。所以修學的目標我們就很清楚了，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，就是明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。

再具體一點，目標達到什麼？儒家講禮運大同，經由我們的努力可以達到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」。佛家達到什麼？「佛所行處，國邑丘聚，彌不蒙化，天下和順，日月清明」。禮旭曾經去過斯里蘭卡，他們的老百姓雖然物質生活不是很寬裕，但是他人民因為都信佛，非常善良，第一次去印象也很深。坐電梯都是他們主動跟我們打招呼的，他也不認識我們。然後一下飛機坐在遊覽車上，剛好遇到小學生下課，我們坐在車裡面，有點塞車，那小朋友一看到你都跟你揮手，都跑到很近的距離來跟你揮手，非常和善。這個就讓我們可以感受到，有佛陀教化地方呈現的社會風氣。

那老法師也有做傳統文化的實驗，這個應該李越老師下午會跟大家講。那禮旭回想起一件事，二〇〇五年三月剛好到澳洲跟師父住在同一棟樓，那一年的十月禮旭要到廬江去了，那時候就要開始學習培訓人了。禮旭是三月在澳洲見的師父，之前有跟大家提到，師父是接待那個導演，禮旭是全程都在場，那個導演非常受到師父感動，就皈依佛門。最後一天，隔天禮旭就要到悉尼去了，好像是墨爾本，要去墨爾本，結果剛好跟師父談，就談到《禮運大同篇》，談著談著師父也很歡喜，其實當下禮旭也感覺那是老人家對我們的期許，因為知道廬江不久之後就要開始培訓了。結果師父講完了也已經比較晚了，禮旭隔天又走得早，老人家也很早就起來了，準備吃完飯送我們走。

結果早上見師父的時候，師父就拿了一把扇子給我，上面就寫

著《禮運大同篇》，用楷書寫得工工整整。禮旭可以感覺到師父的慈悲，當天晚上回去寫的，可能時間比較不夠了，另外一面師父就是用行書寫的。我感覺師父每一次送我們弟子法寶都有很深的意義。我記得有一次也是這時候我的考驗比較大，有點壓得喘不過氣來了，我感覺師父真的就像爺爺一樣，很理解我們，我已經壓得喘不過氣來，但是又不敢表現，你知道嗎，因為師父已經夠辛苦的了。結果然後師父就走過來，拿了兩本墨寶，那個折疊的那個墨寶：給你給你。我就拿起來，一打開來，眼淚就止不住了，就是後面這四句話。突然好像師父這個墨寶就給我們正能量，給我們鼓勵。

所以真的是很珍惜師父每一次給我們的叮嚀，所以當打開那個扇子也是很感動，一面是《禮運大同篇》，一面是講到，「儒的根是《弟子規》，道的根是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佛的根是《十善業道經》，捨根本而求花果，不亦愚乎。」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們雖然有很遠大的目標，要往《禮運大同篇》邁進，但師父時時提醒我們，從根本修。

所以，我們修學一路以來都是伴隨著師父的指導，所以善知識太重要了，不能離開善知識的教導。所以佛在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開頭就講，「從明師受戒」，你跟著他學經教、受戒，「專信不犯」，不懷疑不違犯，而且聽了以後要怎麼樣？你不能只聽啊，不做不行，「精進奉行」，不只是奉行還要精進，不能三天捕……，不能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。我為什麼臨時講這個，因為本來要說，三天捕魚兩天曬網，不過捕魚不好，趕快把它收回來想另外一個詞。對不起，我常常會出現這種狀況。比方說我曾經也講的說，人睡不著在那轉來轉去，本來要說像煎魚一樣，可是煎魚阿賴耶識又落一個印象，馬上說煎餅。有時候都要考慮得到，有時候一句話的影響是不一樣的，人就要敏銳，對自身心理是什麼影響，對他人。

我感覺師父時時都在教導我們，師父一聽西方說「人本主義」，師父馬上講經的時候說「孝本主義」，有智慧啊，師父可以洞察這一個詞語的流弊。人本主義，請問所有聽到這個詞的人，這個人本，他這個人他想是誰，那這個詞不就讓人增長我執嗎？權利義務，請問大家先想什麼？對呀，所以你看現在民主社會走下來，有哪一次遊行：我們的義務、我們的義務、我們的義務！一次也沒有。每一次都是：我的權利、我的權利！所以，沒有智慧治國，很可能把國家帶到萬劫不復的地步，沒有辦法扭轉，方向錯了。

所以之前跟大家提到，沒有智慧，善心會行惡事。我們台灣有一個公認最愛國的人、最愛人民的一個好官，我都讀過他的自傳，都流眼淚呀。結果他老年看到台灣青少年犯罪率這麼重，流眼淚，在媒體前面哭，很難過，他懺悔。他說，我那個時候當行政院院長，重視整個經濟發展，確實台灣的經濟在他手上蓬勃發展，可是我忽略了教育，現在台灣的下一代變成這樣我很難過。可是問題很多事情是後悔不了的，是扭轉不了的，偏得時間太長，會積重難返。所以大家知道不論現行要論什麼？流弊啊。

所以諸位學長，你們要到英國漢學院以前必須經過十八銅人陣。你們沒有聽過十八銅人陣？福建的同胞你們聽過嗎？聽過了。十八銅人，那個少林寺要畢業，你得要打出去才能畢業，是吧？打打打，打到一半不通過，回來，不行繼續練功。可是講到這裡，你們說我才剛要讀書而已，就要打十八銅人陣，哪有這個道理？大家細細想一想，這一次的因緣一跨就是幾萬里的英國，是吧？這可不是開玩笑的，你們到了英國坐在地上說不玩了、不幹了，還得我去把人帶回來，這種事我可不幹，而且跑那麼遠。

你看，人家大學破例，依老法師的理念設計，一個時間只學一科，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。那個學校要頂著他教育部跟很多不能認

同的壓力。所以我們這第一屆、第二屆的，個個都是十八般武藝，個個最起碼什麼？德行要表得了法。所以告訴大家，有時候人家對你很嚴格的時候，說不定是很慈悲的，我當然不是說我了，我只是For

example（舉例說明）。你是去表法，表不好因果很重，「老法師的學生都是這樣嗎？」那老法師的威望、整個漢學的因緣受我們影響，這個業不能造。所以我是把關的，我是十八銅人其中一尊而已。哎喲，這一段話講完，可能很多人都不想跟我打招呼了，就看我好像挺苛刻的不好過關，生起了難受的心。

所以有時候看事情不能憑自己的感受，得看長遠，得顧大局。你們要換一個角度想，我們把這個關容不容易？有時候半夜都不好睡覺呀，是吧？這個假如批錯了，半夜他的祖先會不會來找我？這真的是這樣，一人得道九祖升天。有時候要批下去的時候，怎麼有人按住我的手了，說不定是他祖上積什麼陰德，有神明來「且慢」。你們沒有聽過這個故事嗎？有一個人被人家誤判死刑，但是他以前救了很多蒼蠅，他是幫人家看酒的，結果後來他被人家誣告要判死刑，結果那個判官最後要下定論的時候，很多蒼蠅不讓他寫。這古人知道這個感應的道理，其中必有緣故，去調查，果然還他清白。

所以大家要換一個角度想，你們挺難的，我們也不容易。幹這種事是吃力不討好，有時候一個批下去了，不知道得罪多少人。一來得罪他；再來得罪後面他推薦的人；三來連他那個地區，都得罪了。

所以人煩惱從哪裡來？「煩惱起於愛憎」，喜不喜歡，你喜歡這樣，結果是你不喜歡的，馬上那個情緒就上來了，很難冷靜想一想。其實假如我們根基不牢，一下子我是英國漢學院，我又是碩士

、我又是博士，有可能我這一批批下去，是把你批到阿鼻地獄去了。  
。人的修學是有時節因緣的。

禮旭今天可以跟你們聊這些，禮旭已經走過太多慘痛的經驗了。  
。他的根基不牢，慢心還沒去掉，你讓他上講台又講得非常好，掌聲太多，底下的人稱讚又特別激動。這都是真的。他一下來：你真的是孔子在世！你說年輕人聽這樣的話，聽第一次戰戰兢兢，聽第二次誠惶誠恐，聽第三次有點習慣，聽第四次真的是這樣。那個都要人呵護的，不容易呀。所以諸位學長，護念自己修學跟護念一個人的道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師父常常感嘆：現在要找一個好老師不容易，找一個好學生更難。

當然禮旭也是聽到大家分享，也是很感動，因為你們的根性比禮旭好很多。很多的家人，你們是從小因為有父母的教導，從小就開始學佛、學聖教。像禮旭是已經是二十五歲染著厲害了才有機緣遇到師父的經教，所以對你們來講是我們的希望。你們的根基比我們好，所以我們是要做鋪路石。你們再付出，比你們小的再下一代，甚至他從胎教就開始，他們慢慢就整個可以把傳統文化全面復興。

所以為什麼這一堂課要跟大家交流，建立正確修學的觀念態度。  
。他觀念正確了，他就不容易迷失方向，最後去求名聞利養。修學最重要的要了脫生死輪迴，心要清淨，而不是去求世間這些東西，一樣也帶不走。所以很可能有一些家人都會覺得，禮旭在跟大家分享的時候好像佛家的東西挺多的。因為禮旭覺得佛門這個心法的根基不牢，儒家的經教有時候怕力度不夠。因為儒家雖也有講來世，但是畢竟講得少，孔子雖然有說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」，人是有靈魂、是有來世的，但是比例太小。但佛家講三世，我們得為來世著想，都不容易。都只看眼前。

甚至在英國，老人家講到一句話，禮旭印象也很深。老人家說：「知止而後有定」，怎樣才能「知止」呢？大家有沒有去領悟過？「止」把我的妄念止住。來，什麼方法可以把我的妄念止住？讓我不貪、不瞋、不痴、不慢、不疑。比方說我們喜歡吃餅乾，喜歡穿好看的衣服，是吧？請問黃學長，餅乾完全止住了嗎？昨天晚上吃了。你這樣回答我有點雞同鴨講，止住了跟有沒有吃沒有關係，是心上放下不是事上放下。你看師父就遇到那個居士跑來，師父啊，我婚也離了，我工作也辭掉了，我什麼都放下了。師父，接下來怎麼辦？師父說，我叫你心上放下，沒叫你事上放下。有時候很執著很麻煩，我們在師父身邊有時候看到一些景象印象很深。「老法師，今天你不幫我剃度，我就不走了。」就跪在那裡。師父說，「好，你不走，我走。」師父沒有執著。所以你說幾個人真的相信佛菩薩安排，你幹嘛那麼強求呢。

夏蓮老有一句法語非常好，「繩鋸木斷，簷滴石穿，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」。「矜躁狐疑」，「矜」就是自以為是，「躁」就是很急躁，「狐疑」就是開始想一大堆懷疑、擔心了。「欲速轉遲」，你起這些念頭跟你的目標剛好適得其反，又何必強求呢？安住當下多好！你看人家那個達摩祖師的老師，人家也不強求。跟三王子談完，「我看我今生與佛無緣。」「那就一切隨緣。」我們都沒有學到，講得人家口吐白沫了，還一直要讓他聽，人家已經聽著聽著有點不耐煩了，你還一直talk、talk，這個都是執著。人都要在跟人相處的時候看到執著點。

所以剛剛跟大家講這一句法語，也是禪宗僧璨大師講的，「煩惱起於愛憎」，喜歡不喜歡很強烈；「愛憎起於分別」，你假如什麼都不分別，什麼都好，什麼都逆來順受，那就分別淡了，就不會有愛憎的執著了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告訴我們，「遍遊佛剎，亦無

希求不希求想」，就是沒有要不要、好不好了，一切歡喜，隨緣盡分，「亦無彼我違願之想，捨離一切執著」，才能「成就無量功德」。我們一大堆愛憎，跟我們一起相處的人沒有不生煩惱的，看起來好像在做服務眾生的事，事實上我們身邊的人我們都給人家壓力。那我們還不知道，那不是在自欺欺人？

所以格言裡面有一句話講得好，「近處不能感動，未有能及遠者」。多少修行人夫妻關係他都沒有認真去對待，都在外面做義工，人家又讚歎他，回來看到另一半都很不耐煩，人家都讚歎我你盡挑我毛病，都察不到這些問題。所以為什麼修學這些正知正見很重要，修學次第就告訴我們，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」，我們現在看起來自己可以利益社會，事實上我們家都沒齊。誰肯老老實實依照次第修行？現在要找老實依次第修行的人也不好找。

所以人真的不明這一些正知正見，愈學愈執著是絕對的。為什麼說絕對？他每天六根接觸六塵這麼多境界，他要不就是歷事鍊心愈來愈提升，要不他就每一天遇到的事又產生新的執著點，這是必然的。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有沒有哪一個修行人跟你說，我今天沒進步也沒退步，那不可能。

跟大家舉一個例子，當初老法師讓大家都學《弟子規》，到澳洲學十天。結果一報名人數非常少，大家想一想師父說讓學《弟子規》，怎麼報名的人很少？這一個情況就顯現出來，顯現出什麼？

「《弟子規》小孩子學的，世間法。我是念佛法門，是大乘佛法，是徑中徑又徑呀，是簡易直捷方便究竟第一稀有，我怎麼去學《弟子規》呢？」沒什麼人報。師父很慈悲，寫了一封信寄到全球的淨宗學會，希望大家來學，最後師父落款寫了兩個字「頂禮」。他老人家頂禮，結果大家收到不敢不來，後來報了好像一千人左右，才來學。學了之後才感受到，原來《弟子規》是落實「孝養父母，奉

事師長」，淨業三福第一福前面兩個重點。

那從這裡看得出來，我們在修學的過程當中，慢慢慢慢的，那一天李越老師也有講：學了兩、三年了，本來引我們入佛門的、本來指導我們的，我們兩、三年之後變成在教訓他了，好像自己懂了不少。其實大家都要冷靜，今天你修學的時間愈長，感恩的心愈深這才是學對了。哪怕那個引你入門的人是不識字的，他經教也不大懂，可是就因為他，你對他的恭敬感恩愈來愈深，這我們是學對了。假如你懂得多了，看到他也有輕慢心，那整個完全這個心就壞掉了。今天你有地位了，今天你出名了，面對當初你落難當中，很照顧你的人，你那個語氣已經帶點官腔了，覺得他賺的錢比你少，那你就整個人都毀掉了。所以人在這些人事境緣都要勘驗。

而其實師父在講經的時候都有講，禮旭是感覺我們現在聽經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，看起來是聽師父講經，事實上都是順著自己的意思在揀別：這一句我要，那一句不是講給我聽的，那一句我不要。看起來是聽師父在講的，事實上跟誰學？跟自己學。師父讓學《弟子規》，還有其他念頭，那是跟自己學了，應該師父說《弟子規》好，我就學，雖然我現在還不懂師父的深意，但畢竟師父是修行過來人，反正我聽過來人就沒問題，我鐵定可以慢慢就知道師父的含義在哪。

確實禮旭自己也是感覺，走過來的路再回頭看，哦，原來師父的用意在這裡。也是慢慢知道的，我們智慧哪有那麼高。甚至於面對因緣走過來了，一看，哎喲，真的是佛菩薩安排。不然我請教大家一個問題，全中國的大都市那麼多，《弟子規》、傳統文化第一站在海口，你們想得到嗎？誰想得到？一般想北京、上海，不然西安、廣州，怎麼是海口？海口以前是讀書人被流放的地方，是不是？說不定因為那流放的都是忠臣，他們去了以後在那裡教化，有哇



，我去海口就有五公祠，其中就有蘇軾蘇東坡也到那裡報到，還有海瑞也從我們海南來的。

所以真的，你想不到的，可是為什麼呢？因為整個國內大都市都已經接受了只讀沒有強調落實的這個理念，所以其他已經先入為主了，剛好海口正要開始，結果師父讓禮旭過去了解這個因緣，結果就把師父強調解行相應、強調落實的理念跟大眾分享，大眾也能接受。所以積累了一些經驗才到深圳去。深圳我們交流的都不是理論，我們做了哪一些事情，孩子有什麼轉變，家長什麼轉變，都是跟他們談實際上做的心得，他們也能接受。你講理論深圳有很多大學專家，你也講不過人家。所以禮旭假如第一站就是北京，鐵定怎麼樣？鐵定一看，這個人三流大學畢業的，是哪一根蔥，還在這裡幹什麼？我就收拾行囊就回台灣老家去了，是吧？所以你看這些因緣都是真的冥冥中佛菩薩安排，尤其師父是過來人，他必有重要的指導。

而事實上師父都講過，為什麼我們沒有重視？還是自己在揀別，沒有每一句我都是當機者去納受。師父就講了，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。這個是佛在經教裡面講的，所以小乘在中國唐朝後來就式微了，只剩大乘八宗，但是真的沒有小乘了嗎？那我們沒小乘怎麼學大乘？因為中國的儒、道取代了小乘，而且儒道很多教誨的心量超過小乘人，又是我們自己中國本土的，一下子中國人的儒道就取代了小乘這個根基，那你不學儒道那就沒有學小乘了。所以我們謹記師父這些教誨，不能自己挑著去學佛，這樣不妥當。句句都領會，句句依教奉行，這樣對事理的明白才能圓融。

好，這一節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謝謝大家！